佛說大淨法門品經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俱比丘五百菩薩八千一切大聖悉得總持辯才無量其所建立分別聖慧解三脫門於三世慧無所罣礙得三昧定不可轉移十方無畏一切具足爾時王舍大城有逸女人名曰上金光首端正殊妙見莫不悅色像清淨威曜如華往古所修德本之報形體自然紫磨金色所可遊居卧寐住立坐起經行其地變現亦如身像設著綵帛其服自然轉爲金色無央數人莫不敬重見此女者視之無猒言辭不麤柔和美麗顏貌光澤無有憔悴其於王舍大城之中國王太子大臣長者居士諸子興貪愛心志欲得見隨其所遊園觀河側里巷樹間便就從之男女大小無央數人悉追其後欲觀察之爾時上金光首在於異日與畏間長者子俱市買好物而相貢上供辦美食至遊觀園駕駟馬車幢蓋珍寶明月之珠紫金校飾布好坐具賫持雜香思夷

之華從諸妓人至遊觀園而相娛樂音聲唱和鼓樂前導供養之具載從其後不可計人逐而觀之文殊師利者此言濡首童真於時從燕室出常發大哀愍傷羣生何所人者可以勸化令發大乘以三品法興隆道慧神足變化說法變化教授變化導利入律時文殊師利見上金光首與畏間長者子俱侶共載乘行詣遊觀園知女往昔本行根源宿世有德吾應化之當為說法必令解達文殊師利尋時變身化為少年端正絕妙顏貌踰天見者喜悅莫不欣戴姿容威曜蔽日月光被服像類現於人間其所被服照四十里自現其身如有所好文殊師利被服嚴訖觀察逸女所遊之路尋在彼路而於前立適在前立其長者子所乘及上金光首車馬被服尋則覆蔽遏不復現光曜滅盡猶如聚墨在明珠邊上金光首遊逸之女時見文殊師利顏貌英妙猶如天子身體之明煒煒難及肌色悅澤被服有異光曜灼灼從其身出適見此已則自察已不以為奇貪其被服心自念言今欲捨此長

者之子下車棄去當與斯人共相娛樂又願吾身得是衣服形貌光像適念此已文殊師利建立威神令息意天王化作男子謂彼女曰且止且止用爲發是遊逸之心所以者何如斯人者不志色欲女曰何故息意天王報言是者名爲文殊師利菩薩也女又問曰何因作字正謂菩薩爲是天子乎爲龍鬼神捷沓和迦留羅眞陀羅摩休勒釋梵四天王耶息意報曰女欲知之非天龍神亦非釋梵斯者名曰爲菩薩矣又能充足一切人願見衆生心有所求索不逆人意故謂菩薩也女心念言如今所聞必當施我妙好之服即下車住白言仁者願以此衣而見惠施文殊師利答曰大姊若能發無上正眞道意吾身爾乃以衣相惠女言唯然何謂爲道答曰欲知汝則爲道女言云何文殊師利設不廣演分別義者吾不解也何謂我身則爲道者爾時上金光首即說頌曰

濡首願以衣服相施　乃知仁者志弘佛道
如天不雨久遠之旱　若貪惜者非眞菩薩

爾時文殊師利以偈頌曰

假使女能發道意者　吾乃當以衣相惠施
若有堅心住於道意　天上世間悉為作禮
上金光首以偈重問

所謂道者為何句義　孰為說者誰得道者
志趣經業當何所習　得成佛道開化未悟
文殊師利答曰大姊欲知有如來至真等正
覺名釋迦文今現在說法演身平等等奉行
道於姊心中所念云何豈不從己而生陰種
諸入事乎女聞此言蒙宿德本所積善行逮
法光明尋即啓言如是如是誠如所云因吾
我身致陰種諸入耳姊意云何色有所念有
所知乎女答不也文殊師利報曰姊亦當知
道無所念無所分別以是之故色則平等道
亦平等吾故說此汝則為道姊意云何痛想
行識為有所念有所別乎女答不也文殊師
利報曰道亦無念亦無分別痛想行識則亦
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姊意云
何豈可見色處內若外及中間耶豈青赤黃
白黑紫紅為在其處其方面乎女答不也文

殊師利報曰道亦無見無內無外亦無中間紫紅之貌亦無其處方面之土色已平等道則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姊意云何痛想行識豈可見處內外中間五色之貌其方面乎女答不也文殊師利報曰道亦如是不處內外中間五色無彼無此亦無方面也痛想行識則亦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五陰若幻虛僞顛倒因從斯生道亦如幻假音聲耳幻爲平等五陰平等幻已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五陰如夢無有

本末道亦如夢本無處所夢以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計於五陰猶如野馬迷惑之業從虛僞興道如野馬自然之數亦無有造亦無報應是故野馬五陰平等野馬已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五陰鏡像像無所有道如鏡像亦無所有以是鏡像五陰平等鏡像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五陰假名而爲行耳道亦假名而爲道耳五陰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是道文殊師利謂言更聽五陰無造道亦無造

陰無自然道無自然陰無所有道無所生五陰無常道曉無常五陰無安道解苦義五陰空無道曉了空五陰無我了無我義則爲道矣諸陰寂然了憺怕者則爲道也諸陰無受無所受義則爲道矣諸陰無住亦無所著無住無著則爲道矣諸陰無來亦無有往無來無往則爲道矣有五陰者計於聖法爲假音聲言曰賢聖而於道法言爲反矣其所言辭而無言辭五陰悉無本皆清淨如來如是悉了本淨得成正覺故名曰道是故五陰本淨

五

道亦本淨道以清淨諸法本淨如今大姊諸陰本淨諸佛世尊道亦本淨一切本淨亦復自然衆生五陰本淨亦然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已了五陰則便解道爲諸佛道又諸佛者不離五陰乃成佛道道不離陰覺了五陰乃號爲佛是故大姊當作此觀一切衆生皆處在道道亦處在一切衆生道無緣辭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彼從吾我而生四種何謂四種地水火風也其地種者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等於地種道則平等本無所受故謂平等水

種亦等道亦究竟本末自然火種平等道爲究竟本末無瑕風種平等道之本末而無所見大姊欲知如地種者則以此種如來成道水火風種如來種者亦復如是以此得道曉了地種水火風種則成爲佛故說此義汝則爲道地水火風諸種無想於此四大能無思想故曰爲道以是之故說汝是道彼因吾我便則有眼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其眼則空了眼自然分別空者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則爲空解自然空則爲道矣眼以空者不知求色色自然空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以空者則不識求識法無著法自然空則爲道矣眼不受色道亦如是眼無有色六情亦爾悉無所受又計道者則無心法如是大姊其眼識界彼於色界則無所住眼識色界道無所住耳之識界鼻之識界口之識界身之識界意之識界不住法界道亦不住心法識界道無所受由是之故道與眼識界無有二耳鼻口身意識界道與意識無有二界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復次大

姊分別了眼則爲道矣眼本空淨若能解了自然空者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本自然空覺了分別本淨自然空者則爲道矣眼自然空則無所染亦無結恨不見侵欺除婬怒癡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則自然其自然者則無所染亦無結恨不見侵欺除婬怒癡則爲道矣眼則無主則無吾我亦無所受道亦無主則無吾我亦無所受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則無有主亦無吾我亦無所受道亦無主則無吾我亦無所受

又計眼者無男子法無女人法已解了道無男女法無男無女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無男法亦無女法道亦如是無男無女如來覺了眼色無本了無本者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如來覺了意則無本覺了如是則爲道矣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復次大姊其已身者則無吾我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形無意無作無受無見無聞無取無放無得無知道亦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男無女無身無造亦無所見亦復無有色聲香味細滑

之識制一切法乃爲道耳今姊身者愚朴無智身爲現在猶如草木牆壁瓦石其內地種及外地種如來則以聖達之慧了是地種逮致正覺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復次大姊其心意識諸思想念心使意者而有此法無去無來身無所至教無所到亦無津液亦無筋脉亦無骨節髮毛亦不住腦亦不住髓亦不住內亦不住外亦不住內外亦無內外眼亦不住耳鼻口身意亦復不住亦無所住亦非不住亦不建立亦不離立亦無處所亦無土地亦無方面無色無見無授無受無使無教無餘無著清淨鮮潔則爲顯曜其心意識亦無欲著亦無淨者無有塵倚本際清淨以是之故亦無欲著無有淨者則爲顯曜便無有身以是之故亦無欲著無有淨者如是大姊陰種諸入自然爲道道亦自然曉了分別陰種諸入設於己身能除陰種諸入事者則爲道矣所以者何道無憂慼無所危害心了此者即便是道覺了諸法一切平等則爲道矣文殊師利於遊觀園說此語時虛空中五百天

子皆發無上正眞道意男女大小隨逐上金光首者於彼衆中有二百人發大道意六十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爾時上金光首歡喜悅豫五體投地稽首文殊師利足下歸命佛法及與聖衆淨修梵行奉持五戒其心質直乃發無上正眞道意口宣斯言從仁之教文殊師利愍傷一切衆生之類不斷佛教其有人發大道意者亦當如是道所建立興設法施開化黎庶又說經法當爲洗除惡穢罪業使得清淨一切諸法乃能寂然而悉憺怕隨順思惟本悉無異自依貪身爲顚倒事不了平等而習婬色欲從身出衆生因欲便有塵勞文殊師利猶如今者諸法非法一切本淨迷惑致合從因緣會而有貪欲我則能成合集諸法立於無上正眞之道所以者何一切塵欲從其思想因虛僞起已能曉了知虛僞者則能蠲除虛僞之事又聞文殊師利說義分別所趣塵欲之事猶如雲霧自然無實欲如覡電即尋消化欲者如風察於本末而無所倚欲如虛空度一切界欲如水泡不

得久立欲如鬼變於其中間不正之念欲如熱病恍惚忘語欲而無實從緣想興欲如繫縛計吾我故欲無有形計著身故欲如客來不從本起欲衒因想隨衆念故欲如曉觀從若干種而發生故欲無所生從貪羨起欲無所知從彼我生欲之所生爲因諸陰欲界如鍛因意境興欲如諸陰用諸入故欲如若影假名色耳欲不覺了違正念故又復文殊師利計於欲者若能覺了疲懈之句則能知道所以者何道無動轉衆生塵勞欲如破壞分別道故欲者爲心心覺了故欲如琴瑟曉了之故所以者何有道之義不壞欲塵以能不壞便順道也若覩欲者則爲道矣所以者何欲入諸界靡所不至假使佛乘無所有者而無有形塵勞之欲亦復如是無有形像欲於諸有而無所有住無所住適發起已尋則便滅心則自然塵勞亦然所以者何心不可察誰言能令心結染癡假使彼心不可觀者塵欲如是亦不可見無積聚處無有方面也菩薩大士若能曉了塵勞之法爲貪欲人開化

說法不以爲猒若教愚恚及等分人誘導說法不以懈倦設使文殊師利如我身欲諸貪欲者亦復如是如我瞋恚及與愚癡一切瞋恚愚癡之事亦復如是如我塵勞衆生塵勞亦復如是譬如大火悉燒草木賢聖慧火燒除塵勞譬如日光照明衆冥不與冥合聖慧如是蠲除塵勞不與俱合譬如風行不著一切山與樹木行智菩薩亦復如是不著一切塵勞之欲譬如劫盡燒諸有形不燒虛空行慧菩薩亦復如是燒諸愛欲不與一切塵勞俱合譬如淨水不與穢合菩薩如是不與塵俱譬如虛空受持於地智慧如是不與欲雜譬如大風壞鐵圍山菩薩如是以智慧事吹散諸欲譬如有象名究炎氣乳與水合則爲一類菩薩如是以聖智慧遊除塵勞化令明哲合爲一慧譬如須彌北方天下與諸親里不爲放逸在於樹下而自分別菩薩如是智慧之明見衆人根而爲分別文殊師利吾身如今不畏欲塵亦無所難所以者何我曉欲塵本悉淨故又被菩薩大德之鎧勇猛精進

無所忌難譬如怯人求於救者如此之類不爲勇猛開士大士亦復如是離於欲者不爲菩薩譬如有人爲賊所壞不爲猛將開士如是壞愛欲者不爲菩薩譬如人以清水明珠著濁河中尋時即清不爲垢濁之所染汙菩薩如是在於愛欲塵勞之中不爲瑕穢之所染汙爾時上金光首歎說此已復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無有塵勞答曰假使菩薩見於起意若見滅意不當謂之爲菩薩也譬如有限覩總持者不當謂之獲於無量如是菩薩

若覩塵勞意有起滅非是菩薩無塵之謂無塵欲者不見有塵不見結恨無見不見遠離想念乃謂無塵設使行者其心意識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無泥洹想所以者何心無欲塵想念之緣便得自恣也於諸善惡亦復如是所行無行有爲無爲有形無形一切知之生死塵勞有餘之垢目察於色耳聽音聲鼻香舌味身更心法若得定意志在憺怕於愛欲塵則無垢穢爾乃名曰無有放逸號曰無業而無所習斯之謂也無塵勞者離於有爲及

無爲者乃無瑕疵復次大姊假使菩薩身無塵勞則能度脫他人欲垢如來說此爲無塵勞救濟他人塵勞之欲遵修菩薩乃爲精進女又問言何謂菩薩現在目前精進者乎文殊師利答曰觀於空無而不退轉衆生邪見則興大哀觀於無相而不退轉衆生有相則以愍濟觀於無願而不退轉衆生貪願則以愍濟觀無所行而不退轉衆生著行則以愍濟觀無所生而不退轉衆生生死則以愍濟觀無所起而不退轉衆生起滅則以愍濟觀聲聞乘獲聲聞果使不退轉觀緣覺乘獲緣覺果使不退轉觀菩薩乘則以愍哀一切羣生是爲菩薩習平等行精進之事譬如丈夫行入巨海超進極遠乃致衆寶如是大姊正諦觀察空無相願及無所行不生不起聲聞之乘緣覺之乘令難進者至不退轉乃離因緣又如有人入大戰中使難進者將護忿諍令無所害致爲難也如是大姊其諦觀察三脫門者不失善權其難亦爾女復問言何謂菩薩爲權方便文殊師利答曰權方便者知

其時節不捨恐畏生死分部泥洹伴黨權方便者示恐懼門謂生死門泥洹之門空無之門所見之門無相之門無願之門彼所想門無所行門精進本德道行之門無所出門現世之門無所立門陰種諸入無所起門無所滅門無所行門憺怕之門開化衆生導示之門法界之門護正法門聲聞之門緣覺之門說佛道門度佛道門若使菩薩見恐懼門者於一切門而無所著是則名曰善權方便取要言之貪欲門哉離諸愛故瞋恚門哉離於

結恨愚癡門哉離於不明塵勞門哉離於穢濁諸走門哉無往來故是爲菩薩善權方便至於一切愚夫行門所學無學緣覺菩薩如來之門其能曉了此諸門者是則名爲善權方便爾時世尊在靈鷲山遊泉水邊而以經行賢者阿難侍從俱焉於是世尊則以遥讚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是爲菩薩奉習平等現在目前善權方便精進之行如仁所云等無差特也於時以此善哉之音即得普告三千世界其聲悉周六反震動則無央數天龍鬼

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眞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釋梵四王聞善哉音皆受告勑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各白佛言向者大聖爲何所讚勸乃告三千悉見蒙勑大千世界六反震動世尊答曰天子欲知歎文殊師利有所勸化也又問今者所遊佛言於王舍城東門之下在中街路爲上金光首廣說經法談論所趣天子汝等往求法義時天龍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眞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釋梵四王一切僉然共詣文殊師利談

所自現半身而雨天華悉皆周徧王舍大城於彼世時諸天見人人見諸天各自安隱無諍訟者又王舍城無數千人各取諸天所散之華賫詣文殊師利時阿闍世王與四部兵後宮婇女大臣百官從諸小王俱共往詣文殊師利又諸尊者及長者子太子羣臣見上金光首威儀曜赫諸根憺怕破壞塵勞離於顛倒殊妙之德而自莊嚴見已如是不復興發貪欲之想爾時文殊師利告上金光首今者衆人普來集會以何等故無復染著前所

欲塵今為安在女白文殊師利一切衆生塵勞之欲則建立志慧脫本際住於法界無本之處無本如此而無差特無生無滅亦無所處又彼塵欲則為本淨分別平等又問女曰何謂塵欲而為本淨答曰無想不想無應不應以此塵欲則為本淨塵從順行而無所起則為本淨當知塵欲因客遊來曉了空慧與道同居無相之慧無願之慧本淨之明而俱同居察此一切悉無所有譬如蛇虺含毒害人若有人來而賫良藥能消恚毒蛇適見藥毒尋滅除男女大小知毒歇盡悉共戲弄著於膝上無所傷害亦不螫人如是人者本未曾聞法律之時念於不順所見顛倒處於塵欲為之所燒己身貪欲自著顏色已能觀了色如聚沫則知身法猶如幻化分別戲樂若如於夢已解愛欲若如水泡命如朝露萬物無常曉了諸陰皆同惱患知身不淨悉為空無觀一切法皆無吾我正諦思惟本末悉虛不毀他人不自稱譽亦不自縛不縛他餘今我從仁聞所說法尋即信樂便得解脫是故

眼視無所染著所以者何省仁之說應其所作而處塵勞如是計塵亦無欲垢誰能見者爾時上金光首白文殊師利一切大會諸天人民將無恐懼惟為分別如應說法令諸天人曉了塵欲本悉清淨愍哀一切使發無上正眞道意文殊師利答曰欲塵本淨信樂者希所以者何用不覺故覺塵清淨則成道矣譬如無生之火不能燒人如是當知無想之念不行吾我也如所興火還自燒已如是當知思想之念塵勞貪欲造生死身如木生火其焰遂盛如是當知邪見顛倒興起塵勞三界然熾如火滅後無復焰光如是當知倒見已止塵則不起即於三界不興勞垢如百千歲火滅不然人不疑恐畏於冷灰如是當知雖若干劫習欲塵穢已解觀之無所積聚如火滅盡不可施用慧明憺怕塵勞不興如身中火溫熱雖盛則無所燒如是計之其心本淨顯曜之明客塵欲起終不染汙心之源際也於是文殊師利復問其女又當云何觀于色身答曰猶如水中之月影也又問云何觀

五陰體答曰猶如無化如來之化也又問諸種當云何觀答曰猶如水火二界也又問云何觀諸入事乎答曰猶如無施因緣罪福所行也又問云何觀此諸會答曰而悉照曜會者心性又問云何還觀爾身答曰猶如吾之父母平等定者而無有二也又問云何以觀吾身答曰猶如生盲不見諸色又問云何曾聽此法乎答曰以聞是法如幻師化化人所聽也又問云何汝豈爲發無上正眞道乎答曰吾則是道無所志求又問云何爲奉行於施度無極乎答曰修一切寂捨諸塵勞也又問爲具足戒度無極乎答曰所具足者周滿如空也又問爲奉行於忍辱乎答曰所可遵修一切諸法無起無生又問爲慇懃精進行乎答曰修行諸法無所至湊也又問以爲逮立寂度無極乎答曰建於法界住無所住也又問爲以具足智度無極乎答曰志無憍慢心不自大也又問爲行慈乎答曰以爲曉了一切衆生悉無所有又問當於何求大哀菩薩乎答曰當於衆生塵勞中求所以者何大

哀菩薩欲得制御衆生塵勞則發無上正眞道意也又問行喜菩薩當復何求答曰已心眞實志性清淨化諸憂慼是菩薩喜也又問菩薩行護云何具足乎答曰衆生所諍變鬪之事具足化之使至安和又問何謂爲諍答曰蠲除無實虛僞塵勞志建佛道者也又問與誰共諍答曰與外衆邪異學心不同者也又問衆邪異學爲何所是答曰見他所興不能忍辱而自隨者也又問菩薩忍辱何所志趣答曰開化一切衆生之故也所以者何若不開道寸何謂忍辱化衆生者無瞋結恨亦不憂慼則爲忍辱又問何謂危害答曰積累德本爲憂惱事是爲危害又問何謂無害乎答曰諸界不憂則爲守仁此謂無害也又問何謂菩薩選擇戰鬪答曰選擇諸法無所獲故又問云何菩薩降伏衆魔答曰無所著故不滅塵勞所以者何菩薩降伏五陰不與塵俱以此勝魔菩薩降塵不汙本淨究竟本末曉了諸法開化衆生除老死患告諸天子文殊師利菩薩者則爲已離一切之智諸通慧想

也又問女言云何菩薩開化衆生答曰專秉善權修行智慧又問云何菩薩建立羣生答曰建立己心之慧聖達菩薩乃能開化一切羣生又問今女說法此之衆會悉善聽受也答曰此不爲善聽受者也所以者何有彼我想而反勸耳立於識故也又問云何聞法爲善聽者答曰設能信已如夢其說經法如幻師化承聽假音不著其聲不造解脫有二事者是乃名爲善聽受法也又問云何聽承法理答曰文殊師利歸命法者也爾時上人光

首承文殊師利童眞建立威神亦以本德所修智慧於衆會中如應說法萬二千人皆發無上正眞道意五百天子宿植德本志菩薩乘者得不起法忍三萬二千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得法眼淨女說法己心懷欣豫則自逮得柔順法忍即便投身文殊師利足下自歸唯願至聖聽我之身得爲沙門加哀濟脫不順之念衆人所行皆非賢觀也時文殊師利言菩薩不以除鬚髮者爲是出家也所以者何其能斷滅衆生欲塵使修精進乃是菩

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被袈裟爲是出家也（袈裟者此言去穢）當去衆生婬怒癡垢令無瑕疵常行精進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奉禁戒爲是出家謂化衆生令守謹慎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處閑居爲是出家也假使五趣墮落羣類悉能建之立慧閑居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顏貌形容威儀禮節爲是出家也化諸黎庶勸立慈哀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興己功德爲是出家也勸顯滋茂一切衆生植德本者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己志於滅度爲是出家也解脫一切衆生心性令致滅度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除己塵勞爲是出家也滅去一切衆生塵勞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偏護己身獨守其心爲是出家也將護一切羣萌心志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脫己者爲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羣萌往返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己生死之患爲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生死之患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志樂

泥洹者爲是出家也具足一切諸佛之法乃是菩薩之出家矣加以大哀愍濟衆生不見他短不說其闕讚叙彼人篤信之德開示信行以施一切此之謂也其出家者依倚他人爲菩薩者無所依倚也女問文殊師利何謂出家依倚他人則答女曰其出家者依倚禁戒不以緣戒爲出家也女欲知之志於禪定意不放逸出家依慧不隨惡友遵修脫門是爲出家心未解脫不爲出家又問何謂菩薩不依他人答曰不信異人則爲無倚亦不消息察他顏色有何智慧從其受明彼等之人有何異德當從獲致諸通大慧亦於已身無所希求此則名曰不倚他人文殊師利說此出家品時五百菩薩各脫身衣珍寶瓔珞悉共奉上文殊師利皆說此言聞尊所論出家善教吾等亦當從此正義尋如是行具足出家於是文殊師利謂上金光首若當還復上駟馬車與畏閻長者子俱爲開化說此則是汝出家之行也時大衆人各心念言豈離欲者與有欲人而俱處乎女尋則知衆人心念

便答大衆爲分別說離欲菩薩與有欲人衆生之類而俱出生欲以開化令清白故諸仁欲知菩薩離於瞋恚愚癡便與瞋恚愚癡羣黎而俱遊生欲以開化施慈與明設使菩薩已離塵勞便與貪欲羣萌俱生開化一切遊逸之類喻如人者母子共處無所染汙菩薩如是常與一切衆生俱會無所染汙譬鼓琴人及神呪師雖習所欲則無有欲菩薩如是處於三界想念之中如神呪術無所染著於時上金光首逮得時節獲致法義至於光明離諸窈冥覩見塵勞開示真諦則前稽首文殊師利足下繞之三帀還復上車則說頌曰

本性爲清淨　貪欲不能汙　則無有瞋恚
常遵修慈心　亦不有愚冥　起智慧光明
至德以如是　然後乃上車　前隨畏聞子
而習爲放逸　吾本貪欲意　今者爲所湊
諸恐畏難者　財利之貪欲　上車以離此
故舉聲歌頌　譬如純厚陰　降雨潤於地
則蔽日宮殿　使人眼不見　其曜不爲冥
亦無奪明者　客雲之所爲　令光不顯現

愚者心本淨　客塵亦如是　由想不覺了
覆蔽智慧光　計彼明達者　不爲有處所
已蠲除塵勞　則號爲智慧　智慧不憍慢
心淨無損減　推之無從來　去亦無所到
從念不順正　則有塵勞欲　已應如法念
便起無所至　名無有處所　而無有受者
則亦無所生　亦無有滅者　不施無所斷
亦不依他人　快哉此正法　微妙甚清淨
譬如油然燈　照入諸窈冥　計彼闇昧者
不知所歸趣　智慧亦如是　滅除衆愚冥

不覩塵勞處　順念成所來　猶如有良醫
療治於衆病　不令身增減　亦無所亡失
病則是遊客　其病已滅除　亦無有異習
不知疹去處　濡首亦如是　上輭之音聲
覩衆生厄病　若干以療治　除垢令清淨
趣之智慧門　有所造變者　非法不爲論
今此五陰者　及與諸種大　衰入己顯現
本無有差別　是輩適前時　有毒瞋恚俱
今則無傷害　亦無若干變
於是上金光首在於車上與長者子畏間俱

如是比像詣於清淨遊觀之園文殊師利而說經典一切衆會歡喜踊躍其心開解亘然明達咸悉言曰當共俱往奉詣如來聽所說法捨遊觀處至佛精舍爾時上金光首與長者子畏間俱在遊觀園散華燒香莊嚴寶蓋辦飲食饌作倡妓樂而相娛樂雜和擣香以自芬熏於時彼女觀長者子及來會人意以滿足神通之力自化其身應時終亡顏色變惡猶如死人眼耳鼻口膿血流出身體胖爛不可復視口中臭氣淳淳腥穢一切毛孔惡露皆出其腹潰壞腸胃肝肺脾腎五臟屎尿髓腦悉爲流溢青蠅飛集周帀共食時長者子見此女人身變異如是怖懼不安欲求自歸濟脫是患今遭艱難無極之恐當從何所免大憂煩各懷二難凡夫之士見衆瑕穢已之罪咎將無帝王阿闍世知危害我命一切眷屬及諸會人悉共驚怖志懷顫慄各各議言當於何求天龍鬼神若乾沓和沙門梵志救脫大厄其長者子德本不純又聞文殊師利說經當所施行而不曉了於時文殊師利

童眞威神所立令園樹木自然聲出讚說頌曰

如今年少見　諸法自然數　三界虛無實　年少莫恐懼
如幻師現化　愚戇所迷惑　朽肉之塗覆　諸法自然爾
思想彼虛僞　愚者生染汙　譬之如畫瓶　無得畏虛僞
中滿盛不淨　而人不分別　戴著頭上行　號謂釋師子
已知中所有　破壞則悉現　不淨自流出　猶如雷忽現
無琦乃遊走　無智亦如是　志染著女色　譬如流河水
觀見像顏貌　思想以自汙　年少今當觀　亦不成報應
開化自然身　明者豈著此　瑕穢之臭惡　因有罪福緣
顏貌爲所湊　世尊之興出　無得畏虛僞　仁者前所集
此法無處所　講說上妙法　雖覩無有實　名色亦如是　施恐使無畏
自然而化現　欲取上聚沫　欲取上聚沫　便生報應果　愛欲非常久
彼無有作者　而無有造作　少童今自見　不淨何從來　慧者無所著
令人懷恐懼　無往亦無來　去亦無方面　彼無有作者
亦復無受者

造法無所受　如幻無有形　放逸於他身
年幼因生畏　當自觀已體　亦是其比類
猶如夢中戲　歡喜而踊躍　一切諸所樂
如夢已便覺　年少便可往　詣於釋師子
世尊大聖人　挽拔恐懼根　計於父母者
親屬及知友　不能為仁者　蠲除此患難
唯有諸佛尊　能加施無畏　當至歸命佛
及法與聖衆　諸天乾沓和　人民悉稽首
則離一切難　便獲大利安
爾時長者子聞斯頌已歡喜踊躍善意生矣
則以衣裓盛女死屍棄叢樹間而捨之去於
是世尊欲以開化彼長者子從身放光其明
普照摩竭國界爾時年少遥見如來與比丘
衆圍繞說法如日出時道路自然現若干變
微妙巍巍寶為欄楯而散衆華其天帝釋則
在前立宣歎之曰（毀五）年少善利為獲（廿三）福慶乃能
發心而懷歡豫欲見如來具足佛身如是比
類歸誠諦路欲覩如來之光顏乎故發行也
時彼年少聞此勸讚即與天帝俱詣佛所帝
釋復以天意之華用與年少言取此華散如

來上則便取華供散世尊稽首佛足右繞三
帀前住白言今自歸佛及法聖衆以是德本
勸助無上正眞之道唯然大聖有放逸女上
金光首國王所識郡縣州城尊者見知實與
戲樂詣遊觀園則於今日顏貌變惡即時壽
終捨諸一切宗室眷屬發大恐懼將無國王
推理問之佛言且止爾以貪欲而懷恐懼吾
當施汝至無畏難歸命佛者不當復懼所由
致恐當斷其根又問恐懼何因致之世尊答
曰因婬怒癡而致恐懼因是我身憍高自大
而覩顛倒與恩愛會計于吾我倚於所有眩
愛慳貪招致鬪諍自見其身爲縛著故無常
常想苦爲樂想無身身想空見實想受於五
陰以爲業故觀四種大求諸衰入悉處所故
不察身瑕樂壽命故以是致恐當蠲此意也
汝見彼女身壞爛乎對曰已見佛言年少一
切諸法皆當別離爲勤苦患無有常者愚癡
貪之亦不久固如是成就便復散壞罪福報
應多危少安色如幻化亦復如夢如野馬現
渴者爲惑色猶如影行照忽過譬之鏡像因

緣所合罪福報應便復滅没若水中月因成尋敗如響無言緣對致之行若陰影須臾便消猶如拳手屈即舒散悉以本淨自恣而興譬若如風不可擁持虛僞無實亦無所著恍惚爲空因意造名而共相成一切諸法如是無主則當於彼莫樂貪著也於年少意所趣云何貪欲之習思想所湊白世尊曰愚人凡夫思想端正淨妙姿顏便起貪欲於賢聖律法教經義覩之瑕穢無所貪羨若不思惟正諦眞實則習貪欲追逐放逸佛言善哉如年

少言貪欲之習志性若此當棄邪想心思如順遵修其業莫復爲也已離我見觀彼平等又問世尊何謂菩薩心思諸法常如應順佛言年少若能思惟分別貪欲瞋怒愚癡及諸塵勞本悉清淨是則菩薩求佛道也譬如年少有形之物爲婬怒癡菩薩如是曉了一切分別諸法自在所遊其三毒者則無有本亦無所住如無主屋其屋內外憺怕虛空以離吾我我人壽命便應無相所著念者便蠲除矣以去所著即爲無願志所喜樂恩愛悉除

無有諸行亦無所造婬怒癡性本皆清淨菩薩如是能悉曉了一切諸法而得自在假使菩薩習如應順遵修法者諸所發意則爲道矣所以者何設了己心則了如心覺了分別解一切法則無有色亦無有影則無教令自然如幻其於內外而相依倚亦爲道矣爲菩薩者無有異道當所施行自曉了心所以者何若能曉了覺己心者則能解知一切衆生心之所存己心寂寞衆生之心則爲憺怕己心本淨衆生之心亦復清淨己心鮮潔衆生之心亦復鮮潔己心離欲衆生之心則亦離欲己心無怒衆生之心則無恚恨己心無癡衆生之心則明無癡己心無塵衆生之心則無勞穢若有曉了如此事者是爲覺諸通之慧一切智矣如是應順遵修行者爲菩薩也近於本淨則知一切衆生心念假使復爲有所好樂客想塵勞依心爲垢則不當猒修行法觀設使有人曉了是者客塵勞想則無塵勞佛說是已應時長者子畏間逮得柔順法忍上金光首見長者子以蒙開化順從律教

則與五百玉女眷屬鼓天琴瑟而作妓樂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右繞三帀退住佛前爾時文殊師利謂畏閻長者子爲識此姊不答曰已知之矣又問云何知乎於是畏閻長者子報文殊師利而說頌曰

色者如聚沫　痛癢泡起頃　了想如野馬
吾曉知如是　行虛猶芭蕉　識者譬如幻
名號假客來　吾曉知如是　身騃無可貪
等如草牆壁　其心不可見　吾曉知如是
彼無吾我人　無壽無有命　諸種合爲身
吾曉知如是　無有此婬怒　愚癡則無處
清淨無塵勞　吾曉知如是　愚者作迷惑
逆念爲顛倒　明達無所染　吾曉知如是
猶如叢樹間　女身之臭穢　彼色爲自然
吾曉知如是　本無當來生　終歿與現在
興起無所有　吾曉知如是　濡首當聽之
誠諦解脫者　則免濟瑕穢　乃爲叵進退
不始亦不終　而現於生死　開化立衆生
誰不發道意　如吾貪婬恚　不正諸塵勞
一切法無本　善哉經之要

於是世尊應時而笑口中則出五色之光照於無量諸佛國土還繞三帀從頂上入賢者阿難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何因緣笑諸如來至真等正覺未曾虛笑必當有意佛言阿難汝爲豈見上金光首乎對曰已見天中天佛告阿難文殊師利乃往古世勸化此女使發道意今於其所而還聞法尋則獲致柔順法忍汝復見此長者子不對曰唯然佛告阿難吾本前世而勸化之使發道意今復從佛而還聞法尋即便致柔順法忍佛告阿難上金光首過九十二百千劫已當得作佛號寶光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世界曰寶蓋劫名寶成爾時國中飲食衣服所居屋宅猶如第二忉利天上其佛國土無復異寶而出生者則以菩薩爲珍寶矣又彼如來壽命無量得佛道已其時畏間長者之子當爲菩薩名德光曜奉持世尊所演法教其寶光明如來未滅度時授德光曜菩薩之決乃般泥洹是德光曜菩薩開士吾去之後

當得作佛號曰特焰如來至眞等正覺其佛國土等無差特尋適授此族姓子決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動其大光明普照世間於是具足授諸決時則八十人因發無上正眞道意賢者阿難前白佛言唯然大聖斯經典者名爲何等云何奉持世尊告曰名爲大淨法門品文殊師利勸助戲變又名上金光首本之化應當奉持之宣示一切佛說如是賢者阿難年少男子及與女人文殊師利童眞諸天龍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佛說大淨法門品經

音釋

姊將几切女兄也 津液津資辛切液羊益切 筋脉筋舉欣切骨絡也脉莫白切幕也 覢電覢失冉切矆覢也 虺許偉切蝮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瑕疵瑕胡加切玷也疵疹之切黑顴也 窈冥窈烏皎切窈冥幽閒也 降匹降切 浡浡蒲沒切浡浡氣盛貌 潰胡對切自壞也 胃

于貴切穀府也

脾腎 脾頻彌切土藏也腎時忍切水藏也

顫慄 顫之膳切掉也慄力質切懼也

戇 陟降切愚也

迸 北諍切散走也

祴 古得切衣之前襟也

盛 是征切客受也

眩 黃絹切與衒同矜也

叵 普火切不可也